

云烟深处

# 新绎：文承万古韵，商续九州风（下）

■ 杨金贵

古建凝岁月，胜迹铸辉煌

踏上新绎，便如走进铺展千年的水墨长卷，整个纹理都镌刻岁月痕迹，每一处古迹都流淌文明芬芳。这片仅二十五平方公里的古城，囊括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历代风华，十六处国保单位如繁星闪耀，每一步都踏在历史经纬之上，每一眼都撞见时光馈赠。

远眺绛州城，西东向高垣之上，绛州三楼、大堂、唐塔依次矗立，巧妙布局勾勒出跌宕起伏的城市轮廓。暮色四合时，霞晖为钟楼、鼓楼、乐楼镀上金边，三者品字形鼎立，错落有致。乐楼最低，古朴中透着华美，昔时戏台前的七星坡，青石板嵌就北斗七星，相传子夜能睹七星发光；鼓楼雄踞衙坡，元至正年间始建，石基砖墙，重檐歇山顶覆琉璃，“涵远”“振听”匾额见证沧桑；钟楼内一口大铁万斤铁钟，钟声悠扬可传十五里，静夜回荡，恍若穿越千年。这样全国罕见的近距离三楼并峙之景，藏着古人营造智慧，更载着绛州最昏岁月。

“一堂雄踞高塬上，千载清风鉴古今”。绛州大堂如一尊镇世的玉衡，稳稳盘踞在古绛城的核心地带。始建于唐、元代重建的规制里，藏着跨越千年的威仪与风骨。面宽七间的宏阔体量，进深八椽的深邃格局，单檐歇山筒瓦顶铺展如垂天之翼，在全国州衙正堂多为五间的传统规制中，独显卓尔不群气度，恰如“独标胜概压群峰”，诉说着古绛作为兵家要地、文化重镇的非凡过往。堂内四根唐代覆盆式莲花柱础静静矗立，莲瓣纹路细腻如初，那是盛唐的恢宏气魄凝固而成的年轮，触摸其上，仿佛能感知到千年前工匠凿刻时的温度，听见大唐雄风掠过梁柱的回响。

中心位置那块碎裂的“鱼儿跪堂石”，更是神来之笔。石上鱼儿弓身若叩拜，暗合“鱼儿喝水各凭良心”的民间隐喻，千百年来，它如同一枚沉默的警钟，“尔俸尔禄，民脂民膏”的古训仿佛就刻在石纹深处，警示着历代为官者当秉持公正初心，明察秋毫、为民做主。北壁宋徽宗年间所立的《文臣七条》碑刻，清心、奉公、修德、责实、明察、劝课、革弊”七则，历经八九百年风雨侵蚀，字迹依旧苍劲挺拔，字字铿锵如金石，“铁笔铸史照丹心”，穿越时空仍在叩问人心。这里曾是张士贵设帐募军的练兵场，薛仁贵怀揣报国之志在此投军，少年意气与家国情怀交织成“捐躯赴国难”的壮歌；也曾是百姓击鼓鸣冤的公堂，明镜高悬之下，是非曲直皆系于一心，多少沉冤得以昭雪，多少公道得以伸张。大堂周围，厢房鳞次栉比，牌楼古朴庄重，花园草木葱茏，“庭树不知人去尽，春来还发旧时花”，众星捧月般映衬着主堂的雄奇，添了几分灵动静谧，让威严之中更见人文温情。

绛守居园池，这座我国现存唯一的隋代府园园林，是北方园林艺术的典范之作，更是一部“水作琴中听，山疑画里看”的诗画长卷。入园便见子午梁横亘南北，如脊梁般撑起满园景致，北端连接的静观楼飞檐翘角，“楼倚晴空势欲飞”，登楼远眺，园内外风光尽收眼底，远山如黛，近水含烟，一派诗情画意。两侧花墙蜿蜒曲折，漏窗疏影横斜，将园景巧妙分割为多个意境各异的小天地，却又在曲径通幽处浑然一体，尽显“藏景”“借景”的东方美学智慧。莲池与杏塘以蜿蜒渠道相通，清冽碧水如翡翠般镶嵌在园中央，拱形小桥横跨其上，桥身倒映水中，与天光云影、翠盖红蕖相映成趣，“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”的景致，纵然历经千年，依旧在池中流转。

风吹过，涟漪轻漾，荷叶摇曳生姿，荷花暗香浮动，恍若隋代的月光仍在水面流转，洒下一片清辉，让人心生恍惚，不知今夕何年。

冬景亭、洄亭依水而建，朱栏临水，与水中倒影构成对称之美；叠石假山嶙峋百态，洞穴幽深，“怪石嶙峋势欲倾”，虽由人作，宛自天开，每一块石头都仿佛经过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；八卦亭、抽亭隐于绿荫深处，飞檐藏于枝叶间，偶露一角，更添几分“小隐隐于野”的隐逸之趣。中唐文学家樊宗师以独特的“涩体”写下《绛守居园池记》，字字奇崛，意境雄浑，让园池成为古文运动的鲜活脚注；北宋庆历年间，范仲淹、欧阳修、梅尧臣、富弼四位名士在此雅集，“酒酣胸胆尚开张”，把酒临风，吟诗作赋，笔墨风流间，成就了堪比兰亭雅集的文坛盛事，他们的诗句至今仍在园中风流回荡。千年来，岑参、司马光等文人墨客皆曾在此驻步，“江山留胜迹，我辈复登临”，诗酒风流浸润着园池的一草一木，每一片落叶、每一缕清风，都仿佛在诉说着那些文人雅士的千古情怀，让这座古园更添几分文化底蕴与诗意芬芳。

龙兴寺古塔，是绛州古城最挺拔的天际线，更是“塔势如涌出，孤高耸天宫”的精神地标。“宝塔凌霄接碧穹，千年烟雾锁禅踪”，这座始建于唐贞观年间的八角楼阁式砖塔，十三层楼高四十三米，层层收分均匀，轮廓优美流畅，如一支巨笔直指苍穹，“一柱擎天”的题额高悬塔前，尽显雄奇伟岸之气。十三层塔身寓意深远，既暗合佛教“十三天”的宇宙观，象征着从凡尘到净土的修行次第，也承载着世人对“步步高升”“福寿绵长”的美好期许，每一层檐角悬挂的风铃，风吹过便发出“叮叮当当”的清响，如梵音浅唱，伴着凉风穿越千年。

塔顶屡现青烟的奇观，更为古塔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，数百年来，无论阴晴雨雪，偶有袅袅青烟从塔顶飘出，“青烟一缕

冲霄汉”，似祥烟缭绕，如仙气氤氲，成为困扰世人的百年未解之谜，也让龙兴寺更添几分空灵与玄妙。寺内碧落碑以小篆之美被誉为“国宝”，碑文笔势遒劲，结构匀称，“铁画银钩藏雅韵，苍松翠柏见精神”，堪称书法艺术的巅峰之作，引得无数文人墨客前来瞻仰临摹。大雄宝殿内的宋金彩塑栩栩如生，佛像面容慈悲，衣袂飘飘，神态各异，仿佛下一秒便开口说话，与古塔、碧落碑并称“国宝三绝”，共同见证着古寺的千年兴衰。相传宋太祖赵匡胤曾寓居于此，“龙潜于渊待时飞”，寺内至今仍留有相关遗迹，那段龙潜于渊的岁月，为古寺增添了几分历史厚重感。漫步寺中，香火缭绕间，檀香与草木清香交织，“古寺钟鸣夕阳晚，禅房花木深”，仿佛能听见盛唐的梵音与宋代的脚步声交织回荡，让人在古今交汇中，感受着信仰的力量与岁月的沧桑。

推开文庙朱红的大门，“朱门映日启儒风，千载文光射斗牛”，一股醇厚的千年儒风便扑面而来，瞬间将人带入静谧庄严的文化秘境。这座可追溯至宋代的文庙，历经元明清三代修缮，规模宏大，规制完备，檐牙高耸如鸟翼欲飞，“檐牙高啄势凌云”，柱廊雄伟似磐石屹立，每一处建筑都彰显着儒家文化的庄重与典雅。院内宋人集王羲之字而成的《重修夫子庙碑记》静静矗立，碑文字体飘逸洒脱，风骨天成，既有书圣的神韵，又有宋人的雅致，“笔走龙蛇藏秀气，墨分浓淡见精神”，“金声玉振”的文化回响在庭院中久久飘荡，仿佛能听见先贤们探讨学问、传道授业的谆谆教诲。千年来，这里一直是当地学子求学问道、敬仰先贤的圣地，“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”，儒风浸润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，成为古绛大地文脉传承的重要载体。

福胜寺藏于乡野，自唐贞观年间敕建，经宋、元补葺，明弘治大修，寺院沿中轴线依次排布山门、天王殿、弥陀殿、三佛洞、藏经阁，庄严肃穆。山门为木制牌楼式，七层斗拱托起檐角，如凤凰振翅；钟鼓楼立于四米高台之上，晨钟暮鼓洗涤尘心。弥陀殿建于五米高台之上，五间见方，重檐九脊顶，尽显元代建筑浑厚雄壮。殿内元代彩塑堪称绝品，背面渡海观音慈眉善目，面带微笑，双目微闭，似有甘霖欲滴未滴，灵动飘逸。药师佛居中垂目，慈悲肃穆，目光、月光二菩萨侍立两侧，衣袂飘飘似泛流光，肌肤丰满的造型，线条柔婉流畅，尽显元塑精湛。释迦殿内，金代木构历经千年风雨，梁架古朴雄浑，斗拱精巧灵动，尽显古风匠心；殿内彩塑罗汉或凝神沉思，或颔首微笑，或怒目圆睁，神态各异，栩栩如生，仿佛能与观者低语禅机。寺院有唐槐苍劲挺拔，枝繁叶茂，老干虬枝如巨龙盘桓，新叶翠嫩似碧玉缀枝，春抽新芽、夏覆浓荫、秋染金叶、冬傲寒枝，见证了岁月沧桑。北寺之东，十五吨重的白玉卧佛静静横卧，玉质温润莹洁，流光溢彩，佛像体态安详，眉目低垂，神情慈悲，仿佛俯瞰众生，引渡迷航，堪称国之瑰宝，令人屏息凝神，心生敬畏。寺内七通碑碣自唐绵延至明清，碑石斑驳，字迹苍劲，或记载寺院兴衰沿革，或镌刻高僧轶事、信徒善举，一笔一画皆是历史的印记，默默诉说着千年古刹的风雨沧桑与鼎盛过往，为这座古寺更添厚重底蕴与神秘色彩。

岁月流转，新绎的繁盛从未褪色，更在时代浪潮中焕发新生。昔日铸币炉的火光，化作今日精品钢、碳基新材料生产线的璀璨；北石雕的雕刻声，万安钻石加工的切割声，与威顿特种水泥、银盛化工等企业的机器轰鸣共鸣。数字赋能让“两化”融合企业不断涌现，菜、果、药产业蓬勃发展，文旅融合让古码头、古街巷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。于良英笔庄里，年轻匠人坚守制笔工艺，让“南湖 bord”匠心延续；汾河岸边，昔日货运码头虽换模样，但“开放包容、敢闯敢干”的商业精神，仍在滋养这座城市。

烟火藏风骨，人情暖岁月

影。四千多年前的虞夏时期，这里便有“龟与金钱刀布之币兴焉”的商品交换盛况，《国语》中“金玉其车，文错其服”的绛州富商，勾勒出先民善商的雏形。春秋时节，柳泉墓地出土的青铜鼎、编钟，诉说着青铜铸造业的早期辉煌；距今4300年的带铜迹坩埚碎片，将冶金史推向远古。

唐代的绛州，手工业与商贸双重鼎盛，

丝制、针织、印染、雕漆、文具、印刷、制药、石雕等应有尽有，“七十二行城”的美誉响彻天下。汾阳监的三十座铸币炉日夜不熄，“天宝中占全国三分之一铸币量”，12000多枚考古出土的古钱币，仍带着当年的熔炉温度；绛州钟楼的万斤巨钟，解州关帝庙的香炉、洪同广胜寺的大铁锅，皆是绛州冶炼业发达的力证。“笔墨一条街”上，制笔匠人经八十六道工序打磨的绛笔，与湖州毛笔并称“南湖 bord”；绛州每年贡送朝廷的千余锭香墨、五百匹白纱，彰显纺织、制墨业的卓越。

“北有同仁堂，南有德义堂”，便是对绛州德义堂制药的赞誉。绛州自清末便萦绕着本草的清香。清咸丰年间，清官秘方便随匠人初心落户此间，光绪二十年“德义堂”立号，将羚羊角、牛黄等珍材凝练成小儿七珍丹，以“若要小儿安，月月离不开七珍丹”的民谚，筑牢百年口碑。六神丸则携六味奇珍，凭绝密工艺传世，与七珍丹一同从绛州“水旱码头”启程，远销陕甘鲁豫，成为千家万户信赖的良方。

这里的药，是匠心与时光的合谋。19味药材严选道地，纯手工起模制丸，朱砂包衣在真丝绢袋中抛光得晶莹如珠，三年学徒方窥门径的技艺，让宫廷秘药在民间焕发新生。从《红楼梦》中提及的梅花点舌丹，到如今跻身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炮制技艺，从“和合二仙”商标的代代传承，到覆盖全国的产销盛况，新绛药材以“货真价实、童叟无欺”的坚守，书写着中医药的传奇。这缕穿越百年的药香，是绛州大地的馈赠，更是中华本草文化绵延不绝的生命力，让古法智慧在岁月长河中愈发醇厚，温暖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安康岁月。

水旱码头的地缘优势，让新绎成为贯通南北的商业枢纽，演绎出“拉不尽的冀城关，运不完的绛州城”的繁盛。汾河黄金大道上，每年三至九月帆船林立，翼城铁货、晋南粮食顺流而下，直达长安、渭南；甘肃皮毛、四川杂货溯流而上，在此集散分销，船夫号子与纤夫脚步，奏响千年商贸乐章。明清民国年间，未通铁路之时，绛州更是陕、甘、宁、青与华北、中原乃至京津的商品交换地，亦是晋东南南山货、洋货的加工集散地；贡院巷店铺鳞次栉比，服装鞋帽、笔墨纸砚一应俱全，庙会时人山人海，吆喝声与《走绛州》民歌交织，尽显“小北京”“小苏州”的市井繁华；绛太帮商人西出兰州、北抵蒙古，带着南路图与骡马药方闯荡四方，将本地皮革制品销往各地；皮革作坊鞣制的恰克图优质皮料，畅销西北乃至俄罗斯；木版年画年产十几万张，畅销十三省，就连鲁迅家中也缺不了绛州年画的喜庆色彩。

白台寺雄踞于光马村西高台之上，地势巍峨，与天光云影相映成趣，登台远眺，古绛风光尽收眼底。“三滴法藏瓶”依山崖壁而筑，鬼斧神工，三层重檐层层递进，飞檐翘角如琼瑶垂落，似有甘霖欲滴未滴，灵动飘逸。药师佛居中垂目，慈悲肃穆，目光、月光二菩萨侍立两侧，衣袂飘飘似泛流光，肌肤丰满的造型，线条柔婉流畅，尽显元塑精湛。释迦殿内，金代木构历经千年风雨，梁架古朴雄浑，斗拱精巧灵动，尽显古风匠心；殿内彩塑罗汉或凝神沉思，或颔首微笑，或怒目圆睁，神态各异，栩栩如生，仿佛能与观者低语禅机。寺院有唐槐苍劲挺拔，枝繁叶茂，老干虬枝如巨龙盘桓，新叶翠嫩似碧玉缀枝，春抽新芽、夏覆浓荫、秋染金叶、冬傲寒枝，见证了岁月沧桑。北寺之东，十五吨重的白玉卧佛静静横卧，玉质温润莹洁，流光溢彩，佛像体态安详，眉目低垂，神情慈悲，仿佛俯瞰众生，引渡迷航，堪称国之瑰宝，令人屏息凝神，心生敬畏。寺内七通碑碣自唐绵延至明清，碑石斑驳，字迹苍劲，或记载寺院兴衰沿革，或镌刻高僧轶事、信徒善举，一笔一画皆是历史的印记，默默诉说着千年古刹的风雨沧桑与鼎盛过往，为这座古寺更添厚重底蕴与神秘色彩。

岁月流转，新绎的繁盛从未褪色，更在时代浪潮中焕发新生。昔日铸币炉的火光，化作今日精品钢、碳基新材料生产线的璀璨；北石雕的雕刻声，万安钻石加工的切割声，与威顿特种水泥、银盛化工等企业的机器轰鸣共鸣。数字赋能让“两化”融合企业不断涌现，菜、果、药产业蓬勃发展，文旅融合让古码头、古街巷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。于良英笔庄里，年轻匠人坚守制笔工艺，让“南湖 bord”匠心延续；汾河岸边，昔日货运码头虽换模样，但“开放包容、敢闯敢干”的商业精神，仍在滋养这座城市。

新绛人的风骨，是铺展在古绛大地上的农耕史诗，是明正德年间丹青妙手的传世绝唱。每一笔色彩都承载着先民对土地的敬畏，每一处构图都凝聚着对丰收的祈愿。东壁上的“朝圣图”庄严肃穆，各路神祇衣袂飘飘，仪仗井然，神情恭谨地朝拜稷益二圣，衣纹流转间尽显神圣威仪；“捕蝗图”则生动鲜活，农夫们手持农具，或挥帚驱蝗，或设网捕蝗，神情焦灼却不忘坚毅，田间禾苗摇曳，蝗虫纷飞，仿佛能听见人声喧哗与风声飒飒，将先民抗灾保稼的场景刻画得入木三分。西壁更是匠心独运，大禹、后稷、伯益三位农神像巍然矗立，眉眼间透着悲悯与威严，仿佛俯瞰着苍生劳作。旁边的农耕画徐徐展开，从春播时的躬身撒种，到盛夏的挥汗耕耘，再到金秋的弯腰收获，犁铧翻动泥土的质感、禾穗饱满的分量，皆在细腻笔触下跃然壁上。下方的地狱图阴森肃穆，警示世人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”，切莫浪费粮食。画师以出神入化的技艺，将神话传说、教化寓意与生活实景完美交融，色彩虽历经岁月却依旧鲜活。

此外，哥特式天主教堂的尖顶刺破苍穹，东西方建筑艺术在此交融；造型独特的葫芦庙藏于市井，诉说民间信仰的烟火气。散落在街巷村落的古建遗存，如散落的珍珠，串联起千年岁月的印记。

商脉延千年，繁盛启新章

在新绛的那些年，我日日穿行于古城街巷，晨雾中看古塔剪影与作坊炊烟共舞，暮色里听汾河涛声携市井喧嚣交融。它于我，不仅是工作过的故土，更是一部可触可感的文明长卷，“能干善作”的基因早已融入沃土深处，“千年经济特区”的传奇在时光中不断续写。

新绛的繁盛，始于远古炉火与商船帆

影。四千多年前的虞夏时期，这里便有“龟与金钱刀布之币兴焉”的商品交换盛况，《国语》中“金玉其车，文错其服”的绛州富商，勾勒出先民善商的雏形。春秋时节，柳泉墓地出土的青铜鼎、编钟，诉说着青铜铸造业的早期辉煌；距今4300年的带铜迹坩埚碎片，将冶金史推向远古。

唐代的绛州，手工业与商贸双重鼎盛，丝制、针织、印染、雕漆、文具、印刷、制药、石雕等应有尽有，“七十二行城”的美誉响彻天下。汾阳监的三十座铸币炉日夜不熄，“天宝中占全国三分之一铸币量”，12000多枚考古出土的古钱币，仍带着当年的熔炉温度；绛州钟楼的万斤巨钟，解州关帝庙的香炉、洪同广胜寺的大铁锅，皆是绛州冶炼业发达的力证。“笔墨一条街”上，制笔匠人经八十六道工序打磨的绛笔，与湖州毛笔并称“南湖 bord”；绛州每年贡送朝廷的千余锭香墨、五百匹白纱，彰显纺织、制墨业的卓越。

“北有同仁堂，南有德义堂”，便是对绛州德义堂制药的赞誉。绛州自清末便萦绕着本草的清香。清咸丰年间，清官秘方便随匠人初心落户此间，光绪二十年“德义堂”立号，将羚羊角、牛黄等珍材凝练成小儿七珍丹，以“若要小儿安，月月离不开七珍丹”的民谚，筑牢百年口碑。

这里的药，是匠心与时光的合谋。19味药材严选道地，纯手工起模制丸，朱砂包衣在真丝绢袋中抛光得晶莹如珠，三年学徒方窥门径的技艺，让宫廷秘药在民间焕发新生。从《红楼梦》中提及的梅花点舌丹，到如今跻身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炮制技艺，从“和合二仙”商标的代代传承，到覆盖全国的产销盛况，新绛药材以“货真价实、童叟无欺”的坚守，书写着中医药的传奇。这缕穿越百年的药香，是绛州大地的馈赠，更是中华本草文化绵延不绝的生命力，让古法智慧在岁月长河中愈发醇厚，温暖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安康岁月。

新绛的男人，是“聪明里带潇洒，豪爽中藏通透”的真性情。谈生意温软和气，不拖泥带水总能抓准关键。酒过三巡，脸膛泛红，带着乡音的谈吐便有了吞吐山河的豪气，却从不说空话、许虚诺。闲时逛夜市、侃大山，段子俗语信手拈来，活得自在洒脱，既有手艺人的精益求精，又有商人的活络精明，更有仁者的赤诚善良。这份赤诚，在相处中尤为真切。犹记当年在新绛履职，我始终谨记：台上戴正官帽，便守公道初心，把百姓急难愁盼刻在心头；台下卸下冠冕，便与乡邻同坐一条板凳，无尊卑官民之别，唯有掏心窝子的交流。于是，街角羊杂摊的大哥、烙鸡蛋摊子的小弟、菜市场摆秤的摊主，相视便高声招呼：“来，吃一口！”那声吆喝裹着热油香气与烟火暖意，纯粹得直抵人心。

新绛的女子，是这片土地最灵动的风景。她们的美，不止眉眼精致，更在“上得厅堂、下得厨房，进得田地、闯得商场”的从容。有钱没钱，总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落，洋气不骄气，浪漫不失态。清晨灶台挥勺，熬菜香唤醒古城晨曦；田间弯腰耕耘，身影不输男儿矫健；宾客满堂时温婉得体，在创业浪潮中独当一面。一碗臊子面是拿手绝活：汤清面韧，不浑不粘，鲜香味醇，成了家家户户节庆喜事的必备。她们用柔韧聪慧，把日子过出明媚鲜活，用细腻真心，温暖着身边人与岁月。

这份风骨风流，早已深扎千年文脉。羊舌肸以礼义智辩守护家国，荀子以“制天命而用之”启迪后人，梁钦渠引水滋养百姓，王之涣登鹳雀楼写下“更上一层楼”的豪情。先贤的智慧担当，化作新绛人血脉里的基因——农耕的踏实、商贸的活络、文人的豁达、仁者的赤诚，以及“以真换真”的处世底色，代代相传。

二十余载岁月流转，当年履职的光景已沉淀为温润记忆，唯有与新绛人的情谊，如陈酒般愈发醇厚。再遇旧识乡亲，无需寒暄，一句“来家里吃饭”便足以动容——这不是客套，是刻在骨子里的真诚。你对他真心，他便把你深记心底，这份跨越岁月的牵挂，如汾河绵长，似绛鼓铿锵。

岁月不居，时节如流。二十五年回望，新绛于我，早已不是一段过往的履历，而是刻入生命的精神图腾。这片沃土在汾浍二水的滋养中，既驮着千年岁月的沉淀，又迎着时代浪潮的奔涌——唐塔巍峨、古寺庄严，木版年画镌刻忠孝节义，澄泥砚流淌温润古韵，每一处古迹、每一项非遗，都是中华文明的鲜活印迹；汾河帆影曾载来四方辐辏，现代产业正奏响奋进轰鸣，从古至今的商贸活力，是扎根大地的坚守与开拓；更有憨实质朴藏于通透精明，豪爽洒脱裹着温柔细腻，一句问候、一餐便饭，都藏着最动人的人间温情。

汾河依旧潺潺，古城墙依然矗立，鼓乐声始终铿锵。这座“国家历史文化名城”，以文脉铸魂、以商脉赋能、靠人情暖城，将历史沧桑沉淀为砖瓦纹路，让文化血脉奔涌于鼓乐铿锵。